

特稿

甲骨别录之一

朱季海

特别转载

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胡明扬

民俗学研究

冲绳来看的中华文明——谨以此文献给钟敬文先生

〔日〕渡边欣雄 著 刘娟 译

国家水治与北京水治

董晓萍

钟敬文主编六卷本《中国民俗史》成果述要

萧放

日本的文化政策与传统民俗保护制度

色音

浅谈民俗地图编制的民俗学基本理论问题

赖彦斌

民俗学与人类文化学研究

大众传媒与大学校园民间文学的运作

万建中

表演的模式性

〔美〕理查德·鲍曼 著 杨利慧 译

文献学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校文津阁本记

龚鹏程

曹植赋校释数则

韩格平

文字学研究

子组卜辞和花园庄卜辞之子

赵诚

从汉字的正俗消长看汉字的本体功能

李玲璞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二）

李国英

《房山石经》与《龙龕手鑑》字样关系比较分析

王立军 宋海荣

《摩经布洛陀》中的音义型古壮字

刘兴均

词汇学研究

从音义结合的角度训释唐诗几个语句中的词义

孙玉文

“文革”语言中成语的使用及其特点

刁晏斌

“一般词汇”及其再分类献疑

孙银新

历史传承式双音复合词意义变化的类型

卜师霞

类训琐议——兼论《尔雅·释诂》的训释

朱小健

训诂学与语义研究

安娜·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

孙炜 付蓉

字词释义两则

陆昕

《唐律疏议》词义系统中的层序关系分析

王东海

“垄断”及相关词词义辨正

史杰鹏

音韵学研究

黄侃古本声十九组研究

乔永

万光泰古韵十九部谐声表笺释

张民权

有关《切韵》音系性质的几个问题

丁启阵

研究生论坛

也谈《同源字典》中的“实同一词”——兼论离析词项与字词关系的辨别

刘丽群

“醋”“酢”关系补论

吴吉煌

段玉裁依《文选》李善注征引校勘《说文解字》平议

刘青松

传统节日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构建——以温州韩田村端午龙船竞渡为例

吴丽平



商務印書館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四辑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四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務印書館

200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四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
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978-7-100-05803-2

I. 民… II. 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②汉语—
语言学—研究 IV. K892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1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INSU DIANJI WENZİ YANJIU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四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03-2

2007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4

定价: 40.00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季羨林

委员(音序排列)：

陈新雄	陈振寰	程毅中	傅熹年	郭锡良	江蓝生
金开诚	何九盈	李 强	鲁国尧	刘魁立	李学勤
陆学艺	裘锡圭	王邦维	赵 诚		

主 编： 王 宁

副主编： 董晓萍

编 务： 黄易青

目 录

甲骨别录之一	朱季海 1
--------------	-------

特别转载

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 再认识和再评价	胡明扬 6
--	-------

民俗学研究

冲绳来看的中华文明——谨以此文献给钟敬文先生 [日]渡边欣雄 著 刘娟 译	18
国家水治与北京水治	董晓萍 32
钟敬文主编六卷本《中国民俗史》成果述要	萧 放 64
日本的文化政策与传统民俗保护制度	色 音 69
浅谈民俗地图编制的民俗学基本理论问题	赖彦斌 88

民俗学与人类文化学研究

大众传媒与大学校园民间文学的运作	万建中 98
表演的模式性	[美]理查德·鲍曼 著 杨利慧 译 113

文献学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校文津阁本记	龚鹏程 121
曹植赋校释数则	韩格平 139

文字学研究

子组卜辞和花园庄卜辞之子	赵 诚 145
--------------------	---------

从汉字的正俗消长看汉字的本体功能	李玲璞	150
楷书字际关系考辨(二)	李国英	153
《房山石经》与《龙龕手鑑》字样关系比较分析	王立军 宋海荣	160
《麼经布洛陀》中的音义型古壮字	刘兴均	171

词汇学研究

从音义结合的角度训释唐诗几个语句中的词义	孙玉文	184
“文革”语言中成语的使用及其特点	刁晏斌	192
“一般词汇”及其再分类献疑	孙银新	202
历史传承式双音复合词意义变化的类型	卜师霞	211
类训琐议——兼论《尔雅·释詁》的训释	朱小健	226

训诂学与语义研究

安娜·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	孙炜 付蓉	236
字词释义两则	陆 昕	253
《唐律疏议》词义系统中的层序关系分析	王东海	257
“垄断”及相关词词义辨正	史杰鹏	270

音韵学研究

黄侃古本声十九纽研究	乔 永	280
万光泰古韵十九部谐声表笺释	张民权	298
有关《切韵》音系性质的几个问题	丁启阵	309

研究生论坛

也谈《同源字典》中的“实同一词” ——兼论离析词项与字词关系的辨别	刘丽群	316
“醋”“酢”关系补论	吴吉煌	328
段玉裁依《文选》李善注征引校勘《说文解字》平议	刘青松	341
传统节日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构建——以温州韩田村端午 龙船竞渡为例	吴丽平	352

研究资料

印欧语系	367
------------	-----

简讯

“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370
-------------------------------	-----

《村落生活环境史》(<i>Village Life in Modern Japan—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i>) 简介	372
--	-----

英文提要及关键词	374
----------------	-----

甲骨别录之一

朱季海

朱季海先生早年师从国学大学章太炎先生，登堂入室，于传统音韵训诂学造诣深厚，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继承人。朱先生几十年来治学多有创见，此期承蒙先生惠爱，辱赐多年前未发表大作一篇，为本刊增色。在此郑重致谢，并向读者推荐。

——编者

一 四祖丁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祖某”条：“然则商人自大父以上，皆称曰‘祖’。其不须区别而自明者，不必举其本号，但云‘祖某’足矣。即须加区别时，亦有不举其本号，而但以数别之者。如云：‘□□于三祖庚’（《前编》卷一第十九页），按商诸帝以庚名者，大庚第一，南庚第二，盘庚第三，祖庚第四，则三祖庚，即盘庚也。又有称‘四祖丁’者（《后编》卷上第三页，凡三见），按商诸帝以丁名者，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中丁第三，祖丁第四，则四祖丁，即史记之祖丁也。以名庚者，皆可称祖庚，名丁者皆可称祖丁，故加三四等字以别之，否则赘矣。”（见《观堂集林·史林一》）季海按：王引“三祖庚”之文，出于误仞，学者不信，今不论。其数殷王诸祖世次，则人皆信之。然实颠倒，以至失其妃匹，而弗之省，故具论之。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三〇三片：“丙戌卜其又四祖丁。𠄎𠄎”，《考释》云：“四祖丁，王国维谓即祖丁，以其在殷先王号丁者中居第四位也。”又第三四一片：“辛亥卜其又岁于三祖辛”，《考释》云：“准‘四祖丁’为祖丁之例，此‘三祖辛’当是廩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第三位也。”此并从王而误。

试依郭引《前编》卷一第十七页二片：“己丑卜贞王宾四祖丁爽妣己□日亡尤”考之，此帝乙卜辞，四祖丁当为中丁。知者，殷王以丁为号者自康丁以上有武丁、祖丁，此三丁于帝乙并得称祖，而其配更无妣己，王郭之误，即此可见。惟更上一丁则中丁，其配乃有妣己，是卜辞所云“四祖丁”者，实谓自下而上之第四祖丁耳，王说适得其反也。今云几世祖犹自本身上推，殷人言祖，亦如是矣。郭氏《戊辰彝考释》（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

究》)曾引此片,而不能规王之失,亦可谓失之交臂矣。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庙号上》:“四且丁”:

“甲戌卜贞王宾且辛夷亡甲鲁,亡尤

庚辰卜贞王宾小乙夷亡庚鲁,亡尤

庚子卜贞王宾四且丁夷亡庚鲁,亡尤 《续》1·17·7”(p.425)

“四且丁夷亡己 《上》3·10—12;《前》1·17·2”

“都是乙辛卜辞。由《续》1·17·7周祭卜辞可知‘四且丁’必须是小乙之父且丁。他在周祭中一直称为‘四且丁’。”(p.426)

季海按:陈氏知是乙辛卜辞,而不知孰为乙,孰为辛;又不知“四且丁”如何起算,而猥云有三种计法(见 p.423),所以,始终不悟“四且丁”之初非定称也。如陈所举《续》1·17·7,又《簠室殷契征文·帝系》八十二片:“庚辰卜贞王宾四且丁夷亡庚”(末三字印本不清,从王襄《考释》),即必须是帝辛卜辞。知者,帝辛以文丁为且丁,康丁为二且丁,武丁为三且丁,祖丁为四且丁,祖丁之配四人,其一即亡庚也。若《上》3·10—12;《前》1·17·2,即帝乙卜辞。知者,文丁于帝乙为父丁,必须以康丁为且丁,武丁为二且丁,祖丁为三且丁,即四且丁当为中丁,故以亡己为配也。

又陈氏《综述·亲属》“妻”武丁卜辞有:“子雍其御王于丁妻二妣己”(《续》1·39·3);又云:“‘丁妻二妣己’可参看下述二辞:

‘御于二妣己、妣丁、子丁’ 《库》1988 武丁子组卜辞

‘其又于丁、亡己’ 《甲》2647 廪辛卜辞”(p.487)

季海按:陈氏虽为此言,初不知二妣己为何王之配。其实自武丁而上,祖乙配为妣己,中丁配为二妣己,丁妻谓中丁妻也。丁、亡己,即指中丁、二妣己。(1973,9,27)

胡厚宣《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p.6)

“己丑卜,贞王宾四祖丁夷妣己亡日亡尤。(前一·一七二)

己酉卜,贞王宾四祖丁夷妣己亡日亡尤。(后上三·一〇)

己巳卜,贞王宾四祖丁夷妣己亡日亡尤。(后上三·一一)

己亥卜,贞王宾四祖丁夷妣己亡尤。(明义士藏)

此帝乙帝辛时所卜。四祖丁即祖丁,盖殷先祖以丁名者,□丁第一,大丁第二,中丁第三,祖丁第四,故名祖丁为四祖丁也。”

季海按:胡君于四祖丁每误信王说,故不得其解,亦不能确知此卜果属帝乙抑帝辛。今谓此正帝乙时卜,故文丁乃父丁,不在祖列,其祖丁所系自康丁上推,武丁当为二祖丁,祖丁为三祖丁,中丁为四祖丁,其夷妣己,与卜辞合。胡氏以四祖丁即祖丁,其实祖

丁妣有：甲、乙、庚、癸，初无妣己。若为帝辛卜辞，则四祖丁当为祖丁，祖丁更为妣己，其误可知。

又云：

“庚辰卜，贞王宾四祖丁夷妣庚（续一·一七·七）

此帝乙、帝辛时所卜。”

季海按：此确是帝辛时卜，四祖丁即祖丁，故有妣庚。胡氏未得四祖丁确解，故未能分别己辛谁属也。

二 涂 朱

《殷契遗珠》一六九片：“受年 不其受年 癸未 癸丑”，金氏《发凡》云：“‘癸未’二字特大，并涂朱。涂朱之义，罗振玉以为义不可晓（《殷商贞卜文字考》），闻野鹤谓以颜料填实，习见于澳大利亚之刻纹，盖寓荣宠意，异于寻常者。”季海按：此片河井荃庐藏。癸未作𠄎，笔画粗大，便于填朱耳，字形并不大于癸丑也。然本片背有“固曰𠄎”，知其所以涂朱，正以占得是旬有祟，故为此厌胜之术也。寻《遗珠》七三九片（中岛蠓叟藏）：“癸未 癸巳卜永贞旬亡𠄎 癸卯 癸丑旬亡𠄎二告”，癸卯作𠄎。《发凡》：“‘癸卯’二字涂朱。有背文曰‘王固曰𠄎希于卜’。本片见《通纂·别录二》，无背文，因系摄景故。”试与一六九片互勘，其义自见。又《遗珠》一三三〇片（三井源右卫门藏）：“癸酉 癸未”，其癸未笔画亦粗大于癸酉，作𠄎，其背云：“王固曰𠄎”，以二片之例勘之，亦本涂朱可知。《发凡》不记，若非金氏之疏，则是遭水漫灭也。罗氏无知，闻氏臆说，并不足取。

卜旬有祟涂朱例，已如前释。其卜骨涂朱，见于《殷契卜辞》者，有二片：

“己亥卜永贞翌庚子𠄎缺

王固曰兹佳庚雨卜之夕缺

雨庚子𠄎三𠄎𠄎其缺

既祀改左”，《释文》：“此骨字涂朱。”

又二片背云：“王固曰兹佳庚雨卜。”季海按：此武丁时卜，夕原释月，误。此卜当以方𠄎（同穰）遇雨而欲禳之，故涂朱以资厌胜也。又一七一一片：

甲：“癸卯卜𠄎贞缺”

乙：“缺酉卜宾贞缺”

《释文》：“庚按甲行字涂墨，乙行字涂朱。”季海按：此卜文残，义无可说。朱涂字画粗于墨涂，与前例同。以意测之，朱涂乙辞，当缘宾贞有祟耳。又一八四片：“王固曰其缺𠄎妍缺左”，《释文》：“庚按此骨，字涂朱。”季海按：以上并牛骨，其涂朱者，必皆不吉

若有崇之占矣。其龟甲则有五七九片：

甲：“缺贞 缺好不 缺出毋 缺固曰出 缺崇百日 缺辰缺”（左）

乙：“缺贞 缺 二 缺 出 缺 从缺 若缺”（右）

《释文》：“庚按：此甲面字涂朱，而背字则否。”季海按：崇原释求，误。五七九背：“叟曰”。又五八〇片甲、乙，《释文》：“庚按此甲字涂朱。下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五、五八六，五甲皆然。”五八五片：“缺 方 缺”（右），五八六片：“𣦵”，五八七片：“𣦵贞”，《释文》：“庚按𣦵字涂朱，贞字涂墨。”季海按：此于人名涂朱者，为其人穰除也。（1973, 2, 27/10, 30）

三 出 工

陈氏《综述·百官》：“武丁卜辞有‘丧工’之语（《乙》7927, 7955），又有‘出工’之语，其义待考：

“戌其出工 《续》5·14·8,《佚》7

𣦵其工 《续》5·10·4

自𣦵其工 《粹》1216

我吏有工——我吏𣦵其工 《乙》1125+2044”（p. 519）

季海按：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殷代封建制度考》：

“（二四五）贞雀𣦵戌𣦵。

（二四六）贞𣦵𣦵。

（二四七）辛丑卜，𣦵，贞𣦵不其𣦵。（庐）

他辞言‘贞𣦵𣦵𣦵。不其𣦵𣦵。贞𣦵不其𣦵𣦵。贞𣦵不其𣦵’（三七）‘𣦵𣦵𣦵’（三八）‘己巳卜，𣦵，贞𣦵方弗允𣦵’（三九）‘甲寅卜，𣦵，贞𣦵其𣦵正土方’（四〇）”。（第一册，p. 16）[附注：（三七）铁二四四·一（三八）戠四一·四（三九）前七·八·一（四〇）戠一二·一四]又《殷代𣦵方考》：“（三〇八）𣦵弗𣦵𣦵方𣦵《录》五六八。”[第二册，p. 24]又全《考》：“（二九五）贞王勿令𣦵氏衆𣦵𣦵方。《后上》（一六·一〇）又（二九七）：“丁未卜，𣦵，贞勿令𣦵𣦵𣦵方弗其受𣦵又。”（《佚》一七））[第二册，p. 23]《制度考》：“（二六八）壬戌卜𣦵，贞三令我吏步伐𣦵方受𣦵𣦵。（二六九）贞勿令我步吏（二七〇）三令我吏。”（《图录》一二·一三）（第一册，pp. 17—18）又“（二七二）贞方其𣦵我吏。（二七三）贞方弗𣦵我吏。（二七四）贞我吏其𣦵方。（二七五）我吏弗其𣦵方。（二七五）我吏弗其𣦵方（甲）”。（第一册，p. 18）《殷契粹编》一一五二片：“𣦵来告大方出𣦵我自，𣦵马小

臣。”

又五九七片：“丁酉贞王乍三自右左”，郭《考释》：“言作左中右之三营以屯聚三军也。狩猎亦有采取三行之例，如云‘丙申卜贞叶兕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前》三·三一·二；《通》第二五片）是也。”如上所引卜辞，足证戊并武丁将帅，自吏则其师旅也。出工、亡其工并问师之有功与不，工读与功同。寻《春官·肆师》：“凡师不功，则助牵王车”，郑《注》：“故书功为工。郑司农读为功，古者工与功同字，谓师无功”；又《夏官·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愷乐，献于社”，郑《注》：“功，胜也”；“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卜辞有工即有功，亡其工即不功。又《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090片：“今日乙王从省又工其雨”，此卜称猎有功；《殷虚书契后编卷下》三七叶三片：“己巳卜彘贞犬徙其工”，其工之间，或有出字，今磨灭耳。此亦武丁时卜，谓犬人徙有功耳。犬人有功，盖亦卜田猎之有获矣。（1973,4,16）

《论丛初集》第一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谓：库亭康丁时卜称“或言曰四祖丁宗：

□在四祖丁宗。（甲二四〇一）

□在四祖丁宗。（佚四一九鄴下三〇·八）

四祖丁即祖丁，谓祖丁之庙也。”（pp. 13—14）

今按，此四祖丁谓大丁（不数旁系之沃丁），祖丁是二祖丁，胡说误。

凡言宗并直系先王。

（朱季海：江苏苏州清州观前街1号,215005）

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

——《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胡明扬

提要：《新著国语文法》不仅是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著作，而且也是唯一一部经过了语言教学和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检验和考验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借鉴了西方传统语法并结合汉语实际、充分照顾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著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一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黎派语法，以为只是一部不值一读的模仿之作。但是1990年电子工业部研制的汉英机译系统在分析书面汉语方面获得的初步成功，证明了黎派语法是基本符合汉语实际的，过去对《新著国语文法》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因此对黎先生及其语法著作都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公正公允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关键词：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再评价

一 “向传统语法回归！”

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语言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1990年电子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吴蔚天研制的“HY—1型汉英机译系统”通过专家审议。1994年吴蔚天和罗建林合作出版了《汉语计算语言学——汉语形式语法和形式分析》。汉英机译系统需要对书面汉语进行句法分析，并作出语义解释，然后才能根据语义解释生成英语句子。吴蔚天主持的汉英机译系统是第一个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的先例。他在研制过程中对现有各家语法体系经过反复筛选，最终采用了黎锦熙先生的传统语法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入句辨品”和“完全语法树”模型，取得了成功。我们曾经参观过这个系统的演示。演示表明这个系统能分析汉语文本，只是给出的英语翻译不理想。可是不管怎么样，在计算机自动分析汉语文本并给出相应的语义解释这一点上，该系统毕竟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二件是1995年初，某个大型国家项目采用现行的结构主义语法体系和配套的电子词典，用东北工业大学研制的语法分析器在北京进行试验，对下列句子进行分析：

巩固 v 占领 v 阵地 n 时 n //, 应 v 按 prep 勿促 adv 防御 v 要领 n // 组织 v 防御 v。

这个句子实际上已经进行了预加工,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介词短语的边界已经划定了,但分析结果是,这一个句子得出了 33 种可能的句法结构,却得不出一种确定的句法结构,而且这 33 种可能的句法结构恰恰不包括应该得出的那一种正确的句法结构;而如果不事先进行人工干预,给出短语边界,那就会得出 150 多种可能的句法结构,而得不出一种确定的句法结构。而且即使得出了正确的句法结构,这一派的语法系统不考虑意义,也无法得出任何语义解释,更不要说正确的语义解释了。这一结果在计算机专家中引起了震动,同时也引发了部分语言学家的反思,从而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取向都产生了重大冲击。不过,冷静地来考虑,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结构主义语法原则上不考虑意义,而现在流行的词类体系又是和句法分析脱钩的。动词和形容词主谓宾定状补都能作,名词除了不能作补语,也是全能的,实际上既是“词无定类”,又是“类无定职”。这样一个和句法分析脱钩的词类体系当然无法用来分析句法结构,并且也严重违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基本理论,因为现行的分类标准不完全是句法功能,在多功能的情况下是根据“词义”来主观硬性“定为一类”的。尽管电子词典很详细地列出了各种可能的句法功能,但是结构主义语法体系的句子成分是不考虑意义的,因此实际上只是一种“位置功能”而不是句法功能,无法据此推导出相应的语义解释。另外,如果第一次扫描查到的词性不恰当,要等查到正确的特征才能给出正确的结果,而动词的句法特征可能是几十项,那样,前后排列组合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计算机也承受不了。再者,就算计算机承受得了,也只能得出“可能的句法结构”而得不出确定的句法结构。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的。某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到了一定时期就会暴露出自己的局限和缺陷,然后,往往有可能是另一种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理论和方法,渐起而代之;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有一种对立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兴起,而这种新理论和新方法很可能很像是原先的理论和方法的回归,不过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吸取了对立面的成果并弥补了本身的一些缺陷以后在更高层次上的新发展。语法研究的历史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初期曾猛烈地抨击了传统语法,认为传统语法是一套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因循的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内对传统语法的抨击也许更为猛烈,不少文章把传统语法斥之为“莫名其妙”“荒谬绝伦”“胡说八道”。1957 年以后,生成语法崛起,又把结构主义语法贬得一无是处,并且把结构主义描写语法也贬称为传统语法。这些做法令人遗憾,当代语言学向传统语法的回归决不意味着是传统语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了传统语法的优良传统后,同时吸取了结

构主义描写语法的长处,从而克服了传统语法的缺陷以后的新发展。兼收并蓄是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 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于1924年,先后印行了24版,是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影响最大、使用面最广、大家最熟悉的一部系统实用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特别是作为一部教学语法教材,更是唯一一部各级学校通用的现代汉语语法教材。作为一部教材,《新著国语文法》的特点是容易学、容易懂,学了还有一定用处,至少学生开始懂得主谓、动宾、修饰语和中心词要搭配得当,主要的句子成分不能随便缺省,分句和分句、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连接要合乎逻辑等等,这对写作有一定帮助。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黎锦熙和吕叔湘、王力等老一辈语法学家都受到了批判,戴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新著国语文法》的“句本位”和“图解法”更被认为“抹杀了汉语客观存在的词类区分”和“反映了资产阶级繁琐哲学的思想”,而借鉴西方传统语法的理论和体系更被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子。不过50年代的所谓对学术界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批判和“拔白旗”运动,是老一辈有名望的学者人人有份的,所以对黎锦熙先生和《新著国语文法》的伤害还不是特别深,“黎派语法”还照用照教不误。事实上,“黎派语法”早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交就受到过批评。以陈望道、方光焘为主将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的重点批评对象之一就是黎锦熙和他的《新著国语文法》,尽管没有点名。陈望道在《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的序言中说:“从中国文法和西洋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到最近十年前为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虽然也有过自立的研究的主张,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的体制为能事,可以称为模仿时期;模仿时期的著作特别多,当以《马氏文通》为代表。”(陈望道等1987:7)陈望道尽管没有提《新著国语文法》,但是廖庶谦的《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说明这次批评,就白话文法而言,是以《新著国语文法》为靶子的。他说:“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一般地都认定《文通》和黎著的《国语文法》都是欧化的文法;因此大家在今天想建立国化的文法,便大家反对过去的欧化文法。”(陈望道等1958:212)陈望道也提到:“我们以为黎锦熙氏的《国语文法》是和马建忠氏的《马氏文通》属于同一体制的。”(陈望道等1958:235)他还说:“从文法革新论者看来,过去《马氏文通》派的文法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所谓模仿的。《马氏文通》派往往不问他们所奉为圭臬的是否还有可以从长计议的地方,也往往不问是否切合中国语文的现象,单将外国文法的老旧方案或老旧说法来范围中国的语文组织。”(陈望道等1958:244)可见,当时对《新著国语文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比附”或“模仿”英语语法方面,特别是《纳氏

文法》。不过中国文法革新讨论还是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大批判,也不像后来那种一定要克敌制胜抢占学术市场制高点的斗争,所以黎锦熙先生根本不屑一顾,也不答辩,而他教授照当,《新著国语文法》在各级学校也照教不误。但是80年代初,结构主义语法学派发起的对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所谓传统语法的大批判却终于把黎派语法连同在传统语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彻底批倒了。

这次大批判的历史背景是解放以后处处学苏联——苏联的中学语文课,语言和文学分家,学生要学语法。而我们在解放初期,各家语法很不统一,语法体系不统一,名词术语也不统一,要教语法必须有一个各家都能接受的教学语法体系。当时有三家影响较大的语法体系:黎锦熙一家,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各一家。当时国家委托吕叔湘先生把三家找到一起,商量出一个共同的教学语法体系来,以便在中学开展汉语语法教学,而吕叔湘先生又把这项具体工作交给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的张志公先生去办。张志公本人的语法观点就带有浓厚的综合性质,所以担任这项工作很合适。多次协商,各方作出让步,最后得出的折衷系统就是后来由国家正式批准颁布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称《暂拟系统》。吕、王两家语法系统以前只在大学中文系讲过,内容不太适合中学语法教学,而且那时候苏联语言学对我国的影响很大,而苏联中学采用的就是西方的传统语法,跟黎派语法比较接近,所以暂拟系统实际上就是以西方传统语法为基础,吸收了一些以斯威特、叶斯柏森为代表的习惯语法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的某些观点的综合体系。对于一般不太熟悉西方语法的理论、方法和体系的人来说,黎派语法就代表了传统语法,所以觉得《暂拟系统》就是传统语法。但是到70年代末,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在我国已站稳了脚跟,在语法研究领域也已取得不少成就,而国家认可的《暂拟系统》却是以传统语法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法学派要取得主流派地位就必须把以传统语法为基础的《暂拟系统》打倒,因此对它的批判就不可避免,更何况吕叔湘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转向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几乎全部采用了霍凯特在《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融合了传统语法的句子成分分析的结构主义描写语法体系。这次大批判没有过多强调黎派语法的模仿,因为矛头所向已经是传统语法本身而不在它的模仿产品,因此重点在分析方法上,即所谓破中心词分析法、立层次分析法,而后者正是这次大批判的目的。但是具体的靶子还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结构主义语法学派指责以黎派语法为代表的传统语法不分层次,要一次找出主语、谓语等句子成分的中心词,结果得出的结构语义荒谬绝伦,如“《共产党宣言》批判了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这个句子,只把“心”(=中心词)摘出来就成了“《共产党宣言》批判了社会主义”,岂不荒谬!还有人找出一句“小芹的娘是老栓的老婆”作为例证,说按照所谓“中心词分析法”的分析就成了“娘是老婆”,“真是

令人啼笑皆非”！不过黎锦熙也好，《暂拟系统》也好，从来没有这么分析过这样的句子或类似的句子。这恐怕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接下来1981年哈尔滨语法和语法教学会议集中批判传统语法，并决定以结构主义语法体系替代以传统语法为基础的《暂拟系统》。黎派语法彻底被否定了。但是主持《暂拟系统》制订工作的张志公再次受命主持拟订新的以结构主义语法中国版为基础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因此张志公仅仅受了些挫折，没有被彻底打倒。相反，黎锦熙先生和黎派语法以及传统语法却从此彻底被否定了，以至于到80年代和90年代要出版黎锦熙全集或文集都碰到了极大困难，至今都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因此，90年代用黎派语法研制的汉英翻译系统分析汉语文本居然取得成功，而以在大批判中大获全胜的美国结构主义语法为基础研制的语法分析系统分析汉语文本反而失败引起的巨大震动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西方的传统语法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已经成熟，现存的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的《希腊语语法》就已具备了现代传统语法的基本内容，不过重点放在词法上，即形态变化上，句法是包含在词法之中的，因此没有单独的句法，只是到了近代一些西方语言，如英语那样失去了大部分形态变化，慢慢句法变得重要了，才出现单独的句法部分。传统语法的分析法可以说是形态分析法，但是汉语没有那样的形态，所以《马氏文通》也好，《新著国语文法》也好，无法借鉴传统语法的分析法，只得改用意义去分析，因为任何形态表示的句法功能最终还是跟意义有关联的，因此凭语言学家的识见和本族人的语感，基本上还可以分析得八九不离十。这就是为什么汉语借鉴传统语法的体系还勉强能起点作用。但是，凭意义和语感进行语法分析很容易带来主观随意性，一旦有分歧意见，就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语言符号本来有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从纯理论的观点来看，从形式着手和从意义着手进行分析都可以，但是从形式着手必须在意义上求证，从意义着手，必须在形式上求证，否则都有问题，会众说纷纭，很难说谁对谁错。应该说，中国的传统语法的最大弱点是只凭意义或语感进行语法分析而没有在形式方面求证下大工夫。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由于现代英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形态变化，所以在分析依据方面也一样是凭语感进行的，布龙菲尔德在讲直接成分分析法的时候就直言“任何一个说英语的人，如果关心这方面的问题，都肯定会告诉我们”（布龙菲尔德1955：163）。Poor John ran away 这个句子该怎么切分。当然，英语还有一点形态，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利用形态来分析。吕叔湘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常常跟我说：“这一刀该在哪儿切？”因为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的切分法也是凭意义和语感进行的，并没有找到能说不二一的形式标准，但美国结构主义语法一开始就十分强调科学性和精密性，十分强调方法论，力求进行形式分析，尽管不少地方没有完全做到，但还是这一派的长处。正因如此，这次批判不可能把重点放在分析依据上，而放在层次分析法和句子成分分析法的